

請掀開經本，「迦樓羅王」長行第八句看起：

【普捷示現迦樓羅王。得成就不可壞平等力解脫門。】

清涼大師在這段註解裡面給我們說的是，「法身無相，故不可壞。體即真如，凡聖平等，無分別智。安住證會，名成就力」，註得雖然不多，意思非常清楚。「迦樓羅王」這個意思前面跟諸位報告過，他的表法非常適合於現代社會。佛說法確實不可思議，現代社會裡面從事於航空、太空這一些行業的人就是屬於迦樓羅王，今天講的航天事業。佛法如何落實在這些高科技人員生活當中，這一段經文就是說的這樁事情。所以名號當中都有快速，速度很高的意思。

『普捷』，「捷」就是敏捷，就是快速。『示現』，這一尊菩薩，迦樓羅王，都是佛菩薩應化的。他得的法門是『不可壞平等力』，這個意思不僅僅是很深，而且非常普遍。「不可壞」是所有一切諸法，我們在大乘經裡面體會得很多，諸法相是假的，千變萬化，性是真的，說不可壞當然是從性上說的。清涼大師在此地第一句告訴我們，「法身無相」。法身到底是有相還是無相？如果我們將有相跟無相分成兩樁事情來看，這當中就免不了產生矛盾；幾時我們明瞭有相跟無相是一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說實實在在的，如來果地上有三身，我們都聽說，有法身、有報身、有應化身。三身，報身是能證，法身跟應化身是所證，能所是一不是二。報身是說的什麼？報身是說智慧，智慧是能證；法身是性體，應化身是從體起用而現的現相。

平常我們一般隨順眾生知見說法，所謂隨順俗諦，「相有體空

」，這是隨順我們世間人常識來說的。如果隨順真諦，那是諸佛如來所證得的，性有，性不是空的，性有，相當然也有。但是性雖然有，不可得，我們六根都見不到、接觸不到，眼看不見、耳聽不見，甚至於連想都想不到。在佛經裡面，我們常常聽到兩句話形容性體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言語、心思都達不到，但是它確實存在，而且無處不在、無時不在，它是一切法的本體。既然體不可得，它所現的相當然不可得，如果你要認為體不可得，相可以得，錯了，這叫凡夫知見，輪迴知見。

聖人告訴我們，特別是《般若經》上講得清楚。《般若經》大家念得最多的是《金剛般若》，還有《般若心經》，這兩種差不多學佛的，甚至於不學佛的人都念過。分量雖然不多，世尊六百卷的《大般若》，二十二年所說，綱領都在這兩部經中。如果我們真正體會得了，你心就安了，理得心安，這個理明白之後心就安。怎麼安？不再有妄想，不再有雜念，心安理得。妄想雜念斷掉了，你的智慧又向上提升，究竟圓滿的智慧就能夠現前。

相是現相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這相有沒有？相有；可不可得？不可得；為什麼不可得？相是幻相。《金剛經》上佛用比喻跟我們說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作夢的經驗，夢有沒有？有，真的作夢。夢可不可以得？不可得。不但是醒過來之後知道是不可得，連正在作夢的時候能得嗎？十法界依正莊嚴跟夢境的情形完全相同，我們墮落在十法界、墮落在六道就是一場夢，夢裡面爭名逐利、患得患失，錯了！一覺醒過來之後，夢裡造的那些事情做錯了。幾時我們能從現實的境界當中省悟過來，知道過去所作所為、想法看法也是全都錯了。怎樣就不錯？妄想分別執著統統都盡了，都斷乾淨了，正確的，我們這個時候過的是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生活就叫做佛菩薩，過佛菩薩的生活。不可得以為可

以得，無所有以為真有，這是妄想，從妄想裡面生分別、生執著，這是六道輪迴的生活，完全迷失了事實真相。

佛在經上講的什麼？無非是說明宇宙人生真相而已。佛跟我們說，我們展開經典，這就是聽佛說法，佛說的我們信不信？這是第一個條件，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。如果聽了不信，佛法的境界你沒有辦法體會；體會尚且不得，你怎麼能契入？所以第一個要相信。信了之後要解，如果我只有信，不了解，這個信叫迷信，迷信不能解決問題。你信佛總比信邪道好，好處就不過如此而已，真正的好處你得不到，你必須要解。要解就得求學，解從哪裡來？解從多問，學問，不恥下問。解了以後要落實，我們就得受用。解了之後，我們的思想變了，我們對於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跟從前不一樣。思想上轉變，處事待人接物、行為上也轉變，從前以為一切是真的，所以在爭，爭利，以為一切可以得，所以縱欲；現在把事實真相搞清楚，知道我們從前想錯了、看錯了，也做錯了，把這些錯誤統統都修正過來，過正常的生活。正常的生活就是與事實真相完全相應的生活，也就是我們平常講佛菩薩的生活，這個生活快樂無比，佛常說的「離苦得樂」。

諸佛菩薩示現在這個世間，這是真的，這是大慈大悲。眾生迷惑，佛菩薩決定示現來教化眾生，來幫助眾生。教化、幫助第一條，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這一條是主要的。幫助眾生破迷開悟，諸位仔細去想一想，方法是教學。我看到的，世間所有的宗教都是佛菩薩示現的，《普門品》裡面說得好，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」；應以基督身得度者，即現基督身而為說法；應以阿訇身得度者，即現阿訇身而為說法。哪個宗教不是佛菩薩？都是！眾生根性不相同，他示現的身分不一樣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他有分別，我沒有分別；他不尊重我，我尊重他。為什麼？我明白，他不

明白。

虛空法界是一體的，原本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為什麼變成十法界？妄想分別執著變現出來的，所以這是夢幻泡影，不是真的。離開妄想分別執著，法界又恢復到一真。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的，這是一真法界，你看看，幾百個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一起，這麼樣的和睦，互相尊重、互相敬愛，我們經上看到的。為什麼我們這個世間做不到？我們這個世間不了解事實真相，了解那就都做到了。如何叫大眾了解？那非得教學不可，不教怎麼行？

古時候，我們在佛經上看到，尤其是在社會動亂、災難頻繁的時候，在這個艱難的時刻，佛都勸這些國王大臣啟建仁王法會。仁王法會怎麼做法？我們去讀《仁王經》就知道了，《仁王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我們一展開就曉得了。怎麼做法？不是現在找一百個出家人天天來念《仁王經》，天下就會太平，沒有這回事情。《仁王經》上講的人數，「一百」，它不是數字，「一」是全體，這一個國家裡頭所有的出家眾，不是講一百個人。如何來挽救災難？教學，每一個人擔負起教化眾生的責任，勸導大眾斷惡修善。為什麼？所有一切災難從哪裡來的？惡業來的。我們身負社會教育工作的人，所有出家人都是擔負起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，普遍的勸導一切眾生斷惡修善，災難自然就能化轉。念經沒有用處，你會念又不懂、又不能夠落實，不能把你惡的念頭轉變成善念，惡的行為轉變成善行，災難怎麼能避免？這個很重要！所以《仁王經》我們仔細讀了之後，無非是加強教育工作，宣傳社會教育工作，做的是這個，這叫仁王法會。也就是先集訓，短期的集訓，集訓是在這一個階段制定教學的方針、教學的目標，大家分頭去幹，讓全國人心轉惡為善，這個災難就化除了，這叫做仁王法會，從前是這麼做法的。

佛教傳到中國來，在前清的初期，我們在歷史記載當中所看到

的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宮廷裡面不僅僅是請法師去講經，常常請，帝王大臣、文武百官接受佛的教誨，也常常請道家去講經、儒家去講經，在中國那個時候叫三教，儒、釋、道三教。從這裡看，他們好學，他們真正接受三教聖人的教誨，所以那個國家能夠綿延十代，傳了十代，二百六十多年。清朝之亡，亡在慈禧太后手上，如果沒有慈禧太后，可能今天還是大清帝國。慈禧太后把宮廷裡面講學廢止，民心沒有皈依，這個關係有多大，我們要知道。

今天整個世界動亂不安，原因在哪裡，我們現在也很清楚，也明白過來了。我常常講的四個教育：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、宗教教育，這四個教育沒有了，問題就出現了，這個世間怎麼能夠安定？要想挽救世間，挽救這個劫運，幫助這些苦難眾生，還是靠教育。教育的根是在家庭，儒家的東西講得簡單扼要，它講的是綱領，佛法講的是細目，佛法講得詳細、講得透徹，讓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得利益。儒家的學說，說實在的話，上上根才能得利益，中下根性一知半解。孔孟的教學，一句話把它說清楚、說明白，他教的是什麼東西？《大學》一開端頭一句就是，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儒家教的就這一句。佛法教的，我們用一句話說出來，佛四十九年講經說法講的是什麼？諸法實相。諸法實相是什麼？就是儒家講的「明明德」，「明明德」就是「諸法實相」。在《無量壽經》上講得比較詳細，跟儒家的綱領相彷彿。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」，這就是「明明德」，「惠以真實之利」就是「在親民」，「住真實慧」就是「止於至善」，這都是聖教的總綱領。我們抓住總綱領，就不會出大的錯誤，總綱領總是要抓住。我們同修都是修淨土的，都是念《無量壽經》的，《無量壽經》好，分量不長也不太短，義理講得很透徹，實在說是末法時期最好的一部教科書。我們能夠熟讀深思，依教奉行，不僅僅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

切法門，即使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法門都在其中，它都包括盡了。我們自己明白了，有義務、有責任要去教導別人，擴大聖教的影響，就能夠挽救劫運，就能夠幫助這些苦難眾生，最終極的目標是離苦得樂，那就是「止於至善」。

我們懂得事實真相不可壞，性相都不可壞，理事都不可壞。為什麼不可壞？當體即空，它怎麼壞法？存在才會變壞，它不存在。能得的心，《金剛般若》上說得好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大家都知道三心不可得，能得不可得；你所得到的，這是諸法，諸法緣起性空。凡是緣生之法都沒有自體，佛學的名詞是「無自性」，用現在的話來說是無有自體，何況它是剎那不住。所以諸法無所有，有即無有，無有即有，剎那剎那在變化，這個意思我們在前面曾經詳細說過。

我們今天感官當中認為這一切諸法存在，這是錯覺，這決定不是事實。我們感官當中是一切諸法的相續相，不是事實真相，事實真相不存在，我們看的是相續相。就像看電影銀幕上的畫面一樣，是一張張底片用快速度放映出來，我們就以為那是真的。電影的底片，我們曉得一秒鐘才放二十四張，我們現前這個社會、這些事實現象比電影快的倍數太多了。《仁王經》上告訴我們，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。我們試驗試驗，快速的我們彈彈，大概一秒鐘可以彈四次，三、四次，就用這個速度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一秒鐘恰好是兩個十萬八千，一秒鐘兩個十萬八千次。電影一秒鐘才二十四次，我們在電影上已經就被它騙了，現在現實的事相，佛講一秒鐘是兩個十萬八千次的生滅，我們怎麼能看出來它是假的？誰能看出來？佛說八地菩薩。八地菩薩的定功深，看出來了，看出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到八地菩薩才看到剎那生滅的現象。我們雖然不能體會，但是想想佛跟我們講的這些話，細細去思惟是有

道理。理可以相信，事目前雖然不能證得，我們要修清淨心，清淨心就是禪定。到我們的清淨心有一定的程度，也就是說有相當深度的禪定功夫，我們見到了，事實真相就見到了，這叫證；信、解、行、證，佛所講的我證明了，佛說的話是真的，一點都沒錯，我們要從行當中去證。行，佛教我們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。

體是真如，相也是真如，這是真的，所以性相是一不是二。我們凡夫觀念當中迷失了；迷，並不是真的失掉，只是一個迷而已；失是什麼？失去自性的作用。不是說性相都失掉了，性相並沒有失，失去了它的正用，變成一個不正當的用途，我們錯在這裡。正用叫一真法界，錯用了叫十法界，大錯特錯是六道，於是佛法不能不學。佛典裡面教導我們「凡聖平等」，你們想想這個名詞術語，他為什麼不說「聖凡平等」，他要說「凡聖平等」？這兩個字的顛倒，用意很深很深。聖何必說？最重要是凡，凡有妄想分別執著，諸佛如來這些大聖抬舉我們，把凡捧在上面，是一不是二。我們的心性跟諸佛如來的心性無二無別，我們的智慧、我們的德能、我們的相好跟諸佛如來也是無二無別，差別在哪裡？差別就在迷悟，他覺悟了，覺悟他一切放下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別執著。我們迷的人不覺悟，我們又不是上上根人，上上根人是一聞千悟，我們是中下根人，中下根人要想在這一生覺悟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天天薰習。

古時候的道場，稱之為「道場」，你就想到那裡頭有道。什麼是道？解、行是道，信解行證是道。道場是學校，是我們薰習的場所。《仁王經》上所說的，每日二時講經，這是佛教導仁王法會中心的一個課題。怎樣能挽救這個社會？二時講經。諸位要曉得，二時是印度當時的二時，印度人將一晝夜分為六時，晝三時、夜三時，二時是我們現在的八個小時。你就曉得從前道場每天講經說法八個小時，跟學校上課一樣。佛不說法，佛的弟子說法，從來沒有間

斷過。這個二時是求解門，再二時修行，這修行是八個小時，八個小時是完全把經典的理論、教訓、方法，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改正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的錯誤，天天在改。天天在學、天天在改，這叫修行，這叫道場。所以無始劫來所薰習這些煩惱習氣多，不怕，怕的是你不覺悟，怕的是你不能改；真的覺悟，果然能改，成佛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這一生的時間足夠了。

我們要懂、要能夠體會得宇宙人生，這裡面哪是真的、哪是假的，能夠辨別是大學問。真假絕對不在事相上，你要在一切事相上去找真假，你找不到的。到哪裡去找？這佛法高明，佛法叫「內學」，你想想「內」是什麼意思？不是在外面找，到裡面去找，這個說得好、說得妙、說得深。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，真妄是在你心裡頭，不在外頭。藕益大師《靈峰宗論》裡面所說的，「境緣無好醜」，境是物質環境，緣是人事環境，就是說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沒有好醜。我們要懂他這句話的意思，沒有好醜這個意思就是說沒有善惡、沒有真妄、沒有是非、沒有邪正，甚至於說沒有利害，也沒有得失；他說兩個字，我們就能想通方方面面。好醜從哪裡來的？好醜是你的妄想分別執著來的。所以外面一切萬事萬物有真有妄嗎？沒有；有是有非嗎？沒有；有善有惡嗎？沒有。統統都沒有，止於至善，那是至善，統統沒有。這些善惡、真妄、邪正有許許多多的層次，這些層次全是妄想分別執著裡頭變現出來的，一真法界裡頭沒有。十法界裡頭為什麼有這麼多層次？這個層次就是迷跟悟，你迷得多、悟得少，層次就多；迷得少、悟得多，層次就比較少；徹底覺悟而沒有迷惑了，層次就沒有了。藕益大師講的話沒錯，「好醜起於心」。

所以會修心的人不是在外頭境界修，從根本修，根本修就是你



的念頭，在起心動念處修。心性是活的不是死的，怎麼知道它是活的？你看看天地萬物，大的看到太空星球的運行，小的看到四季的變化，活活潑潑，不是死的。佛經上講「寂寂惺惺，惺惺寂寂」，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所以我們怎樣能與它相應？正確的相應，你的心也必須要「寂寂惺惺，惺惺寂寂」。「寂」是寂然不動，什麼叫不動？決定沒有妄想分別執著，這叫寂。「惺惺」是什麼？對於一切人事物通達明瞭，不是無知，樣樣清楚、樣樣明白。明瞭，又如如不動，這就相應。在凡夫境界裡面，明瞭，心動了，這個錯了。心本來是不動的，他動了，他起心動念了，起自私自利、貪瞋痴慢、名聞利養，他動這些念頭，錯了。不動就是佛；二乘人心不動了，但是外頭境界不明瞭。心不動，外面不明瞭，這叫無明；外面明瞭，心動了，這叫邪見，這兩個方法都不能成就。菩薩的方法是既明瞭又能不動心，這個叫正法。明瞭，為一切眾生服務。菩薩修行的綱要就是四攝六度，修四攝六度而三輪體空，三輪體空是「寂寂」，四攝六度是「惺惺」，「寂寂惺惺，惺惺寂寂」，這樣才完全相應。

我們聽到好像是懂得了，但是做不到。為什麼做不到？真相沒有搞清楚。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平等法，我們不知道；真相是無所有、不可得，我們不了解。我們面對一切人事物，依舊有分別、有執著，學佛多年還是有分別執著，分別執著是邪知邪見。什麼時候在練習，這個就叫修行，面對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在這裡頭去練，練不分別、不執著，而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不管看什麼事情、看什麼人，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、更明瞭，這是智慧，像《壇經》六祖所說的「常生智慧」。我們墮落在妄想分別執著裡面，自己細細去想想，也能體會到，我們「常生煩惱」。為什麼他跟我們一樣的是人，他能常生智慧，他不生煩惱，我們常生煩惱，不生

智慧，原因到底在什麼地方？說穿了，我們的心不真誠、不清淨、不平等、不覺悟、不慈悲，這十個字我們做到了哪一個字？這十個字是性德，做到了，你就是佛菩薩，超凡入聖；做不到，六道流轉，永無出期。由此可知，經不能不天天講，天天講經幫助誰？幫助自己，不是幫助別人。這就是我們平常常說的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自利而後利他，利他真正是自利。

在現前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，我們縱然有福報，不能去享福。為什麼福不能享？想想這個世間苦難的人那麼多，渴望救護，我們看到了不聞不問，於心何忍？覺悟的人不做這個事。釋迦牟尼佛可以享福，為什麼捨棄富貴去過托鉢的生活？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四十九年天天在教學，從來沒有間斷過，為什麼？他為什麼不去享享福？為什麼不去度度假？這叫大慈大悲，必須有「無分別智」才能體會得，才能夠成就一切眾生。清涼在這一句裡面，這一句話分量非常重，我們有分別、有執著，你就決定不能夠契入，你也無能力去幫助苦難眾生。

無分別智是真智慧。妄想分別執著充其量，佛經上講的「世智辯聰」，八難之一。這個難是什麼？是指的障礙性德，你遭的這個難，你不可能明心見性。這個名詞太深了，什麼叫明心見性，咱們也搞不懂。說淺一點，障礙你的真誠心，障礙你的清淨心，障礙你的平等心，障礙你的慈悲心，這是你自己自性本來具足的，現在不能現前。要曉得原因在哪裡？統統是妄想分別執著害了！諸佛菩薩怎麼恢復的？他把他們的經驗、他們的方法、他們修學的經歷過程說出來，提供我們做參考。我們不是上根利智，是中下根性的人，只要隨順佛菩薩走的道路，我們也能走得通。如果不相信，不肯走這條道路，那就難了。

很多宗教裡面講，信上帝的人有福，我們把這句話套過來用，

相信佛菩薩的話真正有福，你要相信。信必須落實，落實在依教奉行。我信，我做不到，假的不是真的，真正相信那就做到了。唯有依教奉行，才能夠深入的理解。我們今天讀經，解得不夠深，不夠深是行之不力。解跟行相輔相成，解幫助你行，行又幫助你深解，所以我們不做不行，不放下不行。人之所以不能夠徹底放下，就是對於事實真相不能夠徹底明瞭，原因在此地。所以我們行之不力，唯一的方法是求解。求解的方法，我自己的經驗是多講，我們在台上講演是學習這個方法、方式，用這個方式來深入經藏。一部經一遍一遍的講，遍遍體會得不一樣。

古來大德，我們在史書上看到，唐朝道宣律師聽講《四分律》，《四分律藏》分量很大，木刻版本二十冊，他聽過二十遍。你看看古人學法的那種精神，他聽不厭、聽不倦，所以他能成就。清涼大師講《華嚴經》講五十遍，後人稱他作「華嚴菩薩」，他活的壽命長，活了一百多歲。可是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講一遍需要多少時間？一天講八個小時，一年講一部，一天八個小時。五十遍就是五十年，一個人在他的會下，《華嚴經》聽五十遍、聽五十年，哪有不開悟的道理？我們現在學教為什麼不開悟？自己想想就明白了，一天聽經聽兩個小時，還有二十二個小時打妄想，他怎麼會開悟？從前人一天聽八個小時，另外八個小時老師叫你去反省，改過自新，把你所聽的這些道理、教訓、方法落實在生活上，這叫真修行！不是聽了就算，不是，聽了之後還真去做，真幹，所以他成就快。我們在《高僧傳》、在《居士傳》，在許多名山《山誌》裡面看到人家修行人，三年五載開悟了、證果了，我們現在看到這些記載，好像都不太可能、不太相信，不知道人家從前是怎麼個修學法；你要都明白了，你就曉得三年五載開悟契入是可能的，他不容許你有妄想分別執著。

我們今天在緣分上不如古人，可是個人要真幹，我們現在的環境比古人殊勝，殊勝在哪裡？我們可以利用科技。一部經的錄像帶，我每天在家裡聽八個小時，反覆不斷的聽，聽上幾年，你也會開悟。在此地就有例子，居士林老林長陳光別居士，生病的時候在家裡面聽我們的錄像帶，一天聽八個小時，四年沒有間斷，你看他往生多自在。他一生的功力就是在這四年，一天聽八個小時，除了聽經之外就念佛。你看往生的時候，三個月之前預知時至，這是他家人告訴我們的。三個月之前，他在一張紙上寫了「八月初七」，寫了十幾個「八月初七」，家人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，八月初七那一天往生，三個月之前曉得。我們同學去給他助念，瑞相很好，大殮的時候身體都是柔軟的。所以今天真幹，沒有別的，你要能每天聽八個小時你就成就了。

學講經也不難，也是這個辦法，洛杉磯的趙立本居士，他就用這個方法成就了。他是聽我早年講經的錄音帶，還不是錄像帶，一套《六祖壇經》、一套《金剛經》，他把這兩樣東西，分量不多，聽了一百多遍，熟透了！熟透了就變成自己的，心定了，自性般若現前，不但能講，他能發揮，智慧開了。他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現在在美國很多地方，人家請他講經他都去，講得很好，一門深入。在淨土宗，過去有祖師大德一生專講《阿彌陀經》，講三百多遍，這有成就。

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知道祕訣的所在，不求多，一門深入，深入之後，一切都貫通了，正是所謂「一經通一切經通」，一個法門通，所有法門都通；不但在佛法，世間一切法沒有一樣不貫通的。為什麼能通？法是平等的，「體即真如」，一切諸法都通到真如。所以你只要證得真如自性，世出世間一切法全通了，都是真如變現的相分。這是佛法求學的方法、態度跟世間完全不同，世間法就

像一棵大樹一樣，它全在枝枝葉葉上打轉，佛法不尋枝摘葉，佛法是一直找到根本，所以它能夠一切貫通。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看看佛教的經典，這《大藏經》分量那麼多，是不是要統統都學？不需要。一部經通到自性，見性之後，這一切經全通了。六祖惠能就是個例子，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。法達禪師去見他的時候，他是學《法華經》的，《法華經》念了三千遍，念得很熟，沒有開悟，向六祖求教，六祖說這部經他沒有聽過。我們知道六祖不識字，當然他不會讀經，他所了解的佛經都是別人念給他聽的。所以他叫法達：你念一遍給我聽。法達念到「方便品」，我們知道「方便品」是第二品，念完之後，六祖就說行了，不要再念了，他全都知道了，把這部經的大意跟他一說出來，他開悟了。為什麼這部經從來沒有聽說過，一聽人家念他就明瞭通達了？見性了。人家是徹法根源，所以一切法一接觸，他沒有障礙。我們今天的障礙，還不是被煩惱、所知這兩大類的障礙障住了我們自性？這兩種障礙就是我們平常講的妄想分別執著，執著是煩惱障，分別跟妄想這裡面包括著有煩惱障、有所知障，捨掉就行了。可是說得容易，做得難，怎麼捨？捨不掉！捨不掉，讀經，一心一意讀經，專心去讀，這個時候妄想分別執著就不生了。時間久了，久而久之養成習慣，煩惱輕、智慧長，你就見到效果了。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